集部

安雅堂集卷六

元　陳旅　撰

序

菊逸齋序

錢塘陸孔昭以菊逸名其齋居余嘗為之賦詩孔昭謂未足以發其意又屬余序之昔周子謂晉陶淵明獨愛菊又曰菊花之隱逸者也淵明為晉處士若是花之不

與羣艷競吐而退然獨秀于風霜揺落之時則淵明可謂菊隱者矣孔昭名宗亮盖慕淵明之為人乎然吾聞淵明中歲更字元亮者慕諸葛孔明也孔明與淵明出處不同吾不知淵明所以慕孔明者何故淵明與孔昭又不同吾不知孔昭所以慕淵明者何事吾以人求人猶不得其所同又焉知夫菊之有同于孔昭者乎盖嘗思之士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不於其迹而于其心物非人而能與人同者不同乎人而同乎天惟其心之可以

相感則淵明何必不為孔明惟其天者之可同則菊又何必不為孔昭然則孔昭雖自命為菊逸亦何不可之有哉雖然是亦強言之也真得菊逸之趣者又在於忘言乎孔昭恬靜而嗜學為詩多秀句嘗從劉師魯先生游師魯隱君子孔昭又得其隱操云

王文忠公文集序

王文忠公既甍三年禮部侍郎蘇公伯脩粹其遺文而使旅序之旅三復而言曰道無往而不著也達則著之

於事業之大窮則著之於其身之所及以文辭而著其道則又未嘗有窮達之分也夫德茂者業富理充者言從故古之君子非有意于立功而功常被于世非有意于立言而人謂其言以為法後世以文辭名者或不察乎理義以政事顯者或不明于學術以窮經學古為務而文辭政事之無足觀者亦有之矣凡若是者皆不足以語夫道也何也道則無往而不著也嗚呼公其幾於古之君子者乎公天資高朗又質直溫厚弱冠上書廟

堂論列時政皆經國之要言也及事仁宗皇帝入則盡論思獻納之誠出則效承流宣化之職歛歷累朝再涉近輔皆以直道贊大化雖若未究所志而天下之受其恵者亦侈矣此其道之著于事業者也文辭典實豐暢興致本乎風雅言論廸乎德義和平之音正大之氣藹然見于編帙之間讀之可以使人息浮靡澆涼之風此其道之著于文辭者也夫道之在人也為事業則著于事業為文辭則著于文辭道豈有二哉後之知言君子

觀公之文可以知其施于當時者矣公自早歲即刻志為學從董太史朴講求理性之藴自是日取羣籍而悉討之又求海内之碩儒而質正之蓋欲會衆理而融諸心而嚴諸其躬宜其道之無往而不著也昔我世祖皇帝知文事之可以善世也敦尚儒雅以恢張皇猷故至元之治度越前古迨乎皇慶延祐之世文治蓋彌盛矣公于此時賓賓然與諸賢行其所學實我世皇作興培養之效矣數十年來昔之儒臣凋落殆盡斯文之未泯

者猶有望于延祐之遺老而公遽即世矣可勝嘆哉旅辱公雅知又重以伯脩之言故為序不辭因并識吾黨之所感於公者焉公諱結字儀伯中山人其家世官簿行事詳具伯脩所述行狀云

送張學士之江淮詩序

集賢直學士張公良卿純孝君子也嘗拜兩御史聲光著於當時而未嘗有榮進之意既以老謝事而凡施于其親者則未嘗不力為之不自知其身之已老也昔學

士之父左丞武定公以水軍鎮淮東之通州軍肅而民安之大德中朝廷用兵西南徼外武定公歿于戍行學士號泣走戰所以揭歸通人迎哭野祭乃相與建祠以奉其遺像學士治宅穸燕山五載始釋喪服除命至五六皆不拜唯乞推恩祖父制贈其三世皆崇爵令謚又皆得鉅人之能文章者篆其碑石通州之祠或變置之則愬於官得復故址為新祠武定之父忠烈公之戍江陰也遺愛在民民到于今不忘亦請建祠如通州於是

學士告其子孫親戚與平日所嘗往來者曰吾祖父勤事之忠國家卹典之厚皆不可不表暴於世通祠新成吾當釁豭祭江陰祠方建吾當與其民同執畚鍤二祠皆成則吾當燎黄祠下告天子之有嘉貺也吾又將以家乘與士林所為歌詩刻之梓以行逺永凡吾所為皆欲天下後世知為人臣能盡其忠勤則上報之其民祠而享之士大夫又為文辭以哀褒所以勸忠也吾其行哉學士之子孫皆曰大人春秋高顧不能代吾親行乎公

曰吾亦為於吾親者不可代也搢紳先生聞之皆嘆曰公真純孝君子也乃皆賦詩以彰其行余聞孟子有言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葢謂人子事親無非所當為者則未嘗有可止之時也公既懸車子孫足以代行乃不能自已於風霜高寒之日而顧涉淮江數千里之逺豈非以施于親者未嘗有可止之時也歟然則是行也不惟有勸忠之舉而錫類之孝又有以勸于人矣

静方詩集序

余在閩中時聞浦城鄭岐之母李氏聰慧而靜淑能孝於親義于夫又曉藝術以儒學為女師蓋許明宋文宣之流亞也岐至京師以其母靜方集来余再閱之何其言之情秀而温妥也夫言者德之文而詩又言之文者也婦德婦言觀于其詩而知之矣閩中山水清美鍾於婦人女子者已若此况道德文學之士蔚然為海内之所慕尚者乎岐之言曰吾母得以孝節旌其門矣吾獨慮其詩之不聞于世也幸先生序之余謂昔歐陽文忠

公嘗序閩女謝希孟之詩謂其隱約深厚守禮而不放希孟自此有聞於人子往求世之如文忠公者序而母詩則而母聞矣予言不足信於世也䟦請不置於是始為述其可信者於編端李氏名智貞詩曰靜方盖取坤之文言傳云

程氏具慶詩序

三衢程伯東甫與其夫人生同年又皆眉壽其子琚與余言曰吾兄弟三人力貧不足以為養琚自領鄉薦以

來雖時得薄禄然趨走仕途曾不得從容娛侍膝下屬
閩閫辟為掾去家又稍遠矣今歳吾父母年皆七十琚
得以計簿詣行中書省歳暮南還得乗傳過家奉巵酒
為壽預求能言者為歌詩將使子弟歌之以樂吾親也
余觀天下之可以智力致者人猶有不得焉今程氏於
智力所不可致者不惟得之又何其得之厚也夫同年
而生者有之矣同年而伉儷則鮮也同年伉儷者有之
矣伉儷而皆眉壽則鮮也伉儷皆眉壽者有之矣眉壽

而有子孫則鮮也眉壽而有子孫者有之矣三子皆才又能得禄以致其養則鮮也凡是數者人有一焉已云幸矣今諸福之物具集程氏之門天奚專厚于若人哉意其所以得此於天者必有非智力之所為者矣琚兄弟益善謀諸天兩親壽耒艾仕日顯朝廷推恩有好爵來矣視今兹所得之厚不彌厚乎余於此時當更為文辭以倡士林之歌詩焉

歷代紀統序

故宋知台州郡監陳公子徽之仕于朝也雅操足以厲俗讜論足以匡政而卒扼於枋臣不得大用宋亡隱居句章山中不與世接歎曰吾無復有可為者矣教子猶吾職也乃日取載籍所存與伊洛儒先緒言為諸子道之既又以為韓退之善教子謂人之所以異於牛馬者以其通古今也乃又取歷代史自三皇迄于祥興撰為四言叶以聲韻若胡氏叙古為千文蒙求之類辭約而事備筆直而義婉一目成誦則數千百年之事粲然在

胄中矣然名其書曰歷代紀統者則以為帝王之統出於天雖偏弱如蜀漢東晉皆天統所在當時敵國雖强大據有中土要不得黍天統也是統一正則人心之天理可得而言矣此朱子所以為綱目之書而公之所以教其子也嗚呼公之意微矣公幼子泌蚤受其書而讀之今老矣嘗尊紀統為經而自為之傳其傳則又綱挈目張之至於有關世教之大者則必具論其是非以貽鑒于來世大抵皆所以明其父之意若史遷述太史公

之言以為書而自為成一家言者乎昔我先人之敎旅兄弟也亦嘗為書述伏羲至趙宋之事名曰羲宋其法大較與紀統相類而旅奔走四方袖簡無徙存者見是書不能不刺然于心也嗚呼泌其遂為陳氏之賢子哉公諱著子徵字也文丞相同年進士人號之為本堂先生泌字汝泉觀於是書可以知其學矣汝泉於旅敦宗盟之好故屬旅序之

樂清縣尹衛侯之官詩序

樂之用大矣聖人以是簫勺天下八風從律沴氣不作神行姦伏物化刑措所謂體信以達順天地將為昭焉者也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而先王之學曰瞽宗曰成均官曰樂正曰太師曰籥師曰司成曰司業皆以樂言者謂樂以中和為德而胄子與所共學者皆將有長人之責具是德則可以長人矣蒯丘衛侯好義成均之胄子也學成入官所至聲實著聞余見其貌莊以舒其言暢以節其涖事靜易而辨理其與人交慤愿而雝和蓋

庶幾樂德之具焉至元二年秋將如東甌為樂清令所甞往來者皆送之以詩而使余序焉嗚呼樂清非軒轅氏奏樂之地乎山海之間流響銷落而靡靡之音誰其倡之當時識者已知宋氏之不國矣我朝造都于燕實軒轅氏之墟也治功既成作樂崇德簡大雅壯充宣咸和江南被聲教六十年矣樂清之風聲氣習固何如也孔子聞絃歌于武城喜子游能以道教其民顏子問為邦則告之曰放鄭聲甚矣聲音之有關於政治也好義

以成均舊學而施于樂清君子寧不於是乎觀焉飲餞之日凡得詩若干首余與客歌之有審音者過而聞之曰美哉渢渢乎衛侯將大治其邑

韓明善禱雨詩序

會稽韓明善先生以學行著于東南部使者數慰薦益雅約不事榮進且老矣盖古所謂修其天爵者至元後丙子歲夏五月至於秋七月不雨原隰盡疊陂渠膠舟民瘵滋甚先生齋潔潛禱于天地山川之神乃大澍三

日莞蘇滞行物意條邑邦人審雨則相與告語曰先生未嘗有民社之責能澤加於民若此使有位於時所施宜何如也盍賦詩美之以無忘先生之恵來請序余聞有天爵者有天職焉何謂天爵我所固有者也何謂天職我所當為者也天地萬物不外乎吾身則位天地育萬物皆吾職之所當為者矣庚桑楚居畏壘之山而畏壘大穰庚桑楚豈必有民社之責哉夫以所當為者恠而不為則其平日之所以用其心力者皆非其職可知

矣先生之閔閔乎籲雨也亦惟懼夫職之不修初非有干譽於人之心而德其施者固可以弗報也晉東廣微為民禱雨而應人歌之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又曰何以酬之報東長生越人之歌韓先生將亦若晉人之報東長生乎

送韓伯清北上詩序

至元後丙子歲浙河西東皆不雨自錢塘至京口水不足以負舟吳江之淵可厲而涉也秋八月始大雨連日

晩穀之處於隰者得以滋茂吳颭越柁交午城下蓋於是人心鬱悒久矣會稽韓伯清氏以世宦家錢塘而浮湛乎里閭之間一日送客過河上覽涼野之空迥佇晴雲之高馳心神欣舒繼以忼慷乃悠然歎曰吾不至京師有年矣誰能鞠縮若樊中雉耶客且毋行吾亦欲從子游其所親者皆留之曰子之行未嘗豫決而宿計也胡為而遽動夫動不可以弗審也伯清曰往者吾不自知胡為而仕也既不自知胡為而止也今又不自知胡

為而有是行也不自知其然則吾之或動或静必有司其機者矣吾且不自知子又安能策吾之去留哉客曰是庶幾莊生所謂天遊者乎乃相與為詩餞之而陳旅為之序

王平章文集序

昔者許文正公以堯舜孔子之道佐世祖皇帝基大化於天下上慮其道之載於其躬而止也俾國人子弟之貴近者學焉而嗣用之又慮人才之不盡出於貴近也

俾士之畯茂者得共學而並用之至元大德間龎臣碩彥之能以其德業著見於世者往往許氏之門人故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王清憲公蓋當世之所謂畯茂者其學以明經飭行為先務以匡時澤物為巳責居家以孝弟稱於鄉立朝以忠懿廉潔聞於上廊廟暢其讜議方州霈乎惠政位極人臣而不有其貴年至大耋而儆惕弗怠是豈專事乎文章者哉盖其藴于心履於事而吐於言者莫非其學之所存也傳曰天下有道則行

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夫行本也辭從而生者也徒有其辭又蔓衍而披張之闕之本也益遠矣學士大夫幸而處乎有道之世曾不愧其辭之有枝葉乎公之文根於義理之正不篡組以滅其質詩原於性情之儆不刻斲以戕其真淳直簡易之風足以矯儇浮巧靡之習亦可謂之行有枝葉者矣孔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有意於世教者能不有取於公之所為者哉公四子皆以才良入官仲子宗敏任江浙行省理問謀以

公詩文録諸梓而使旅序之旅因推公言之所以為學者庶覽者有所興起而知治其本焉爾公諱泰亨字子通晉寧人晚歲自號康莊老人其官簿行事具翰林侍講學士富珠哩公所撰神道碑云

烏程縣譙門詩序

郡邑有譙門尚矣譙門者謂其高樓於門上也盖樓一名譙譙又呼為巢故車之有樓者亦曰巢車云元統三年冬鎮陽宋侯丞烏程見縣之譙門陋且敝顧謂其人

曰樓之美者曰麗譙非惟以望遠也以政令之所由出而容觀不可以弗莊也柰何陋且敝若是乃輟俸入規力以繕治之易圮腐為崇固改殘落為輝華民不知役而功成於是相與求詩於士大夫以譽美之邑文學許季蕃求余叙余謂昔周古公之為門也詩人歌之曰臯門有伉又曰應門將將喜其門之能高而嚴正也今郡邑視古諸侯之國而烏程為東南壯縣天下有道君子得盈禮焉然則是門之成也亦可以作詩而歌之矣季

著言宋侯又能興造邑校以崇教為急務余益嘉侯之能作新斯人不獨在是門也故樂道之

省部政典舉要序

省部揔天下之務庶政之所由出也士以明體適用為學於是而有不知其將何以致夫用哉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盖欲大有為于世也然微而在下王朝之儀章器數有不可得而悉者故見老子則問禮見郯子則問官名聖人猶然況衆人之為士者乎上艾呂公仲實

早入國學從搢紳先生習聞朝著之事遂以明體適用之學登進士乙科為修邑令設施若素官然及為國子監丞則以省部政典之要彙而成書不惟有以見其志之所存亦將使夫士之微而在下者得有以考其致用於他日焉爾書成仲實以國子司業拜監察御史首刻大臣之条政典者物論韙之既而僉浙右憲事乃出是書使旅繹一言于其端旅觀所著官制之類蓋若周官之為書綜乎綱挈而目張有志于天下之務者其㒒考

於斯乎雖然周官法度必行之以關雎麟趾之意子程子闕

送楊志仁之浙東序

宣城楊志仁典文牘于浙右憲幕法當遷他部於是有浙東之行將行請于余曰先生能無一言以贈我乎余謂向嘗以子所宜知者著字説矣又奚言哉志仁請不已乃以所嘗告者繹而言之孔子曰唯仁者能愛人能惡人盖謂好惡者人情之所同能得好惡之正者仁人

之獨也然而為仁人者或位卑勢詘力不足以施其情之所及則仁之用有弗行矣是則仁人之所不能者也今夫臨乎民上者皆得以施其好惡之情矣而或衆論之不齊識鑒之貿瞀私意撓於中而牽制揺軋於上下也則其情之所施又安得近於仁哉是故國家特設憲司於郡有司之上以繩其所施之不當律令者則憲司為能専好惡之權得以行乎仁者之事矣雖然憲司之繩夫羣有司也必幕僚署文書而後行之則幕僚者又

得以律令而權其重輕之宜焉嗚呼好惡至此庶幾孔子之所謂能者矣志仁從事于憲幕者也為仁之學顧不在于茲乎金華乃東萊先生講道之邦也耆生宿彦猶有能誦其緒言者志仁試以余言質之

婺源州學正余志賢之官序

郡邑皆建學立師以教其人而守令實身涖之所以崇治本也杭之仁和縣學舊與縣治比為縣者得視其教事大德中縣治徙麗郡治之左則去學遠矣令若佐趨

走衆大府簿書期會徵調共億飢不遑食過學曾不一下馬月朔十五日部使者入郡廟謁先聖先師郡守以下無敢不至縣學恒空焉風簷雨壁缺仄墜漏壞塌生菌蟲鳥集宇下校官率僦民舍以居脩其三歲學田之入以去從容進退於無責之地故少以興學為意者廣信余志賢之典教于兹也顧其敝且甚慨然謂其人曰胡為而然哉吾職所在而以人責所不及而曠然可乎人縱不吾責吾能逭無媿於心乎於是亟白令議營葺

事而吏胥欲因是為奸利則又亟白令戢吏胥使勿來顧與士自任役乃合錢并力治殿堂門廡之甚敝者既完舍諸生廡下志賢日坐堂上教飭之既而又以私錢作居室于學北之隙地使後之為校官者得以處守而勿廢也嗚呼志賢亦庶幾乎為巳之學矣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君子於人所不見之地常若十手十目之所指視也彼廹于責而後為樂於無責而弛其所當為者曾奚足與語君子之學哉志賢代去為婺源州

學正婺源朱子之鄉邦也朱子之所以為教者亦不過欲人審義利之幾而進于為己之學耳今其緒言具載簡冊天下學者莫不誦而習之況生於其鄉學於其鄉而又有志賢以為之師乎

送孔彦明教授建昌序

孔氏世世得為衍聖公古之有國家以傳其子孫者未有盛于此矣然自宋建炎中四十八代曰端友者以襲封從高宗渡江因家于衢至五十三代曰洙者始內附

我朝會曲阜有爭立之訟廷論謂洙實宗緒之正宜紹爵如故而洙乃力辭南歸爵遂弗及其後君子盖深惜之五十五代曰公俊曰公溥者洙之孫也公溥字彥明醇厚莊謹將為建昌儒學教授求言于余余告之曰彥明子兄弟必襲封而後為能世其家乎盖能傳夫子之道以教人者誠世職也昔舜命契為司徒以敷五教是孔氏之祖以教為職矣成湯著降衷綏猷之訓箕子陳洪範為武王之師至夫子遂以大成之聖垂憲萬世子

思又能推明其道授其徒傳至于今日是天專以教事屬孔氏則彦明之為教授也得其世職矣又何必襲封之為能世其家哉雖然教授之責甚重也人曰孔子垂憲以教人今教我者孔子之孫也其所為必異於衆人矣以孔子之孫典孔子之教而無異于衆人則人將又曰如是而謂之孔子之孫乎嗚呼教授之責在衆人已甚重以孔子之孫處之又益甚重矣

洪氏一家言序

古有天下之言無一家之言先王一道德同風俗出其言以為天下法人無敢為私言以亂政者王政既衰諸侯始各肆其言以為國好異之士亦往往用所見立言以惑世孔子孟子皆盡然傷之乃取古人方冊之所存與凡所以廸天良扶人紀者日與其徒講之使相告語以祛異言之惑而立言之家又何其囂然而未止也生於其心害于其事作於其事害于其政不有知言之學後世之禍其有瘳乎太史公綱羅古今貫穿經傳作史

記之書自黃帝至于麟止其心蓋欲上擬孔子而自謂成一家言又述其父之說以陰陽儒墨名法道為六家是固以儒為一家言矣嗚呼儒豈可與彼五者列為家哉孔孟窮而在下其言與衆人並出故在當時不免為一家言在先王之世實天下之言也唯其為天下之言所以行之萬世而無弊世之立言君子能不倍于孔孟則雖自為一家又安知其不可施于天下哉嚴陵洪顧以先世所著詩文輯而成編它人之為洪氏作者亦附

焉名其編曰洪氏一家言屬余序之余考其制作非一而皆典禮之為範英華紛㪍而皆德義之為本雖曰洪氏一家亦豈出於孔孟户庭之外者乎譬之良工之為器也必名其家世之人聞其名而爭用之苟器不適用而徒欲自異以為一家則亦一家而已矣然則是編當行於世顧之名亦自此有聞于人

馬中丞文集序

文章何與乎天地之運哉元化之斡流神氣之推盪凡

以之而生者則亦以之而盛衰焉吾嘗觀禮與樂矣升降揖讓周旋裼襲之容屈伸俯仰綴兆舒疾廉肉之節文之者也而樂由天作禮以地制禮樂不曰天地之文乎昔者聖人之以禮樂為天下也治與運會文從而生焉世之為文章者葢亦有出于此而已矣漢唐之治不及三代遠甚而其人之述作乃或有治古之風者亦幸而際夫天地之運之盛也趙宋鉅儒載道之書與歐曾王蘇數子之文君子於是有所徵矣而其運往治弛則

凡以文鳴者皆靡然若緒風之泛弱卉也我國家龍起
朔漠運符羲軒淳龐雅大之風於變四海士大夫爭自
奮厲洗濯舊習至仁宗時遂以科目取天下之士而用
之浚儀馬公伯庸裒然以古文擢上第聲光煜如清河
元文敏公謂其所作可以被筦絃薦郊廟天馬寶鼎之
作殆未之能優也公蚤歲吐辭即不類近世人語言古
詩似漢魏律句入盛唐散言得西漢之體嘗謂人學詩
文固貴有師授至于高古奇妙要必有得于天吾未嘗

有所授而為之計所嘗師者往往為近世人語言吾固自知吾之所以為者非由有所授而然也葢公以英特之資而涵育于熈洽之世自決科以來踐歷清華至為御史中丞其所際者盛矣則其文章又豈由有所授而然哉國家且益崇禮樂以對天地之景運能言之士幸而際乎斯時則其所著當益有可觀者而美盛德之形容以昭天地之至文則亦有賴于若人之為者而公不可作矣淮東憲使趙郡蘇天爵伯修彚公文稾若干卷

將鋟梓以行于世適旅至廣陵乃使綴一言于編端伯脩在成均時公以監察御史試國子生得其所試碣石賦嗟賞不置伯脩以學行政事致位通顯非徒以文知名獨不能忘昔之嘗知已者風誼之篤可以愧澆俗矣旅光州人而生于甌粤延祐中公以禒事入閩歸而告諸朝之公卿大夫士曰閩中有陳旅者可以言文事也則公亦旅之知已者矣追念曩日與公晤言至夜分不休約它日還浮光為我結屋并石田山房暮年數往來

相歡今則不然乃執筆序公遺文于空江落木之間俯仰人世不知涕泗之横流也

汪氏介壽詩序

三衢山去常山縣治十餘里山之下有隱君子曰汪君則明善教子子曰文璟辰良登泰定元年進士第則明遂聞搢紳間辰良由州縣入官奉常既代言于學士大夫曰家君以九月九日生于時菊有黄花故嘗號所居曰菊庵今年六十朝廷推恩封衢州路常山縣尹吾將

奉勑書還覲因舉酒為壽顧公等賦詩道之又謂余曰子宜序余聞則明為人欵易静舒與物無競交友不以富貴貧賤為輕重拙于治生而賑給窮之至於歲入不足以為出人咲其迂而亦皆稱善人長者云夫汪君隱居行道初無意于榮名而其子以儒科列著定君一旦受封鄉邑朱衣象笏照映里閈殫智巧敝筋力奔走一世而有不得焉者求之於外而不知求之之在已也君纔六十而子孫衆多辰良宦業方起餘皆力學皆將進

有禄秩計君至大耋時所積愈多所得當益厚矣三衢山中有泉名菊潭然飲之令人壽辰良到家與兄弟多釀泉日集好客與若翁飲歌羣賢之詩以樂之勿使若翁謂毋久恩公為也

舒嚕復舊氏序

昔契丹之氏耶律舒嚕者皆其國之貴族也契丹與金世仇及金滅遼遂改耶律為伊喇舒嚕為舒穆嚕伊喇謂養馬之卒也舒穆嚕謂臧獲也今雲南都元帥舒嚕

從道為余述其父征西公臨没之言曰吾志未遂者三巽寧舊軍祖考都元帥公所親募效用者也自吾為寳寧萬户是軍敗入他部吾未能復之一也先世墓在陽曲而吾以遠戍未能立家廟以奉時祀二也吾世舒嚕金人氏我為舒穆嚕今幸入聖朝沐休澤而猶未釋前代之辱三也汝其慎畢吾志從道自受遺言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於此乃還巽寧因故宅為祠堂置田以供祠事復氏之請有難之者從道請不已中書為數下書禮

曹議凡十年始得復氏舒嚕復軍之議尤有難之者則亦請之而不已也夫以三事覬之復氏一事為能雪數世之深耻而貽方来無窮之美稱是可謂能卓然于其世者余聞古者天子建德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其餘氏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盖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有别也氏者所以别子孫之所出也故氏有時而變姓則無時而不同也余在江南嘗見舒嚕氏譜牒舒嚕即蕭氏系出梁武帝本漢酇侯又考蕭氏所自盖宋

戴公子衍之裔孫大心封于蕭後遂以為氏然則曰蕭曰舒嚕曰舒穆嚕皆氏也氏雖不同其實皆子姓也金人徒能改人之氏而不知其姓之未嘗改也夫自春秋戰國以至于暴秦生民之禍極矣酇侯佐漢定天下有功德於民故其子孫多能亢其宗者金人舒穆嚕之云猶唐武后之改蕭為梟而唐蕭氏之盛至于八葉宰相他族鮮及舒嚕又累世富貴為名將而從道方以忠孝文武嚮用于世是豈人之所能改者君子蓋于是而觀

德焉

安雅堂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安雅堂集卷七至九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周銳

謄録監生臣王宮

欽定四庫全書

安雅堂集卷七

元　陳旅　撰

記

羣玉內司華直題名記

天歷元年秋皇帝入纉丕緒戡定之後思與天下休息而厎治於無為也明年某月乃作奎章閣于興聖殿西於以稽古而怡神焉故凡皇祖寶訓暨諸載籍與夫玩

好之珍率于是乎在至順元年某月置羣玉内司以掌之司設監司一員司尉一員亞尉二員僉司二員司丞二員典簿一員又設給使八人司膳四人監司庫庫謂旅曰吾等入直得日望清光至幸也而上且思所以覆幬之俾留守張金界努作直舍于閣之旁凡居是官者將列名于壁以昭寵榮于無窮焉奎章學士虞集謂宜扁曰華直庫庫聞于上矣又嘗奏爾為記詔曰可以是臣旅謹再拜稽首而言曰聖天子以武功定大業以文

德致太平天下無事宜優游嚴廊之上而猶慮夫接于燕閒者有以湮乎出治之源也故非聖謨嘉言不留于聰明非古物雅器不陳于左右玄樞在天星緯環列而萬物順成于其下矣按周官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至于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笫皆掌之令羣玉之司極天下之清華而無昔人煩猥之責雖居崑崙羣玉之山又何以加于此乎雖然傳有之曰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人臣之

事君如孝子之事親也詎止致謹于羣玉之所司物而已哉

上都分學題名記

天歷二年六月國子助教陳旅與學録辛傳鼎伴讀王勵王退思逯弼王劼等分學上都七月三日留守司具禮請開學中書省御史臺暨禁近諸賢來至又各助以尊爼之實禮成旅語于諸生曰車駕歲幸于兹百司庶府罔不奔走盡瘁趣事非特有所任使必備輿馬畜資

糧餼廬次不敢勤館人也唯學官與其徒得給驛傳委積至則與諸生大屋以處而有司歸餼焉公卿大夫又持酒肉醉飽之校其所為則唯朝夕講誦自資其所學不作勞于官也何惠旣之殷而責效之涼也如是哉竊嘗思其故矣國家所以優吾黨異于他職業者得非以吾道功用之大其他固莫可得而比歟然則吾黨之為責也重矣至元以來麗臣碩輔出於吾國學者功在社稷澤被生民有足徵已凡在斯堂者其毋愒毋玩毋忽

毋誕當究心聖人之言約而有之于已舉而措之于事業則無媿于昔之為國學生者不然徒食縣官無補于治人得以議我矣若夫倚席不講唯竊稍焉則亦不能逭其責也語已諸生咸曰分學歲有記以是語請識諸壁可乎曰惡乎其不可也是歲八月望日皇帝御大安閣正大位大赦天下與民休息申命有司舉行學校糾舉之制二十日試上都貢士廿七日出院九月二日南還

月樓記

吉之萬安有劉國明氏隱居讀書而名其所居之樓曰月樓其弟國器在京師久貴人賢士大夫多與之游國明用是亦聞於人翰林直學士豫章揭公為書月樓兩大字國器又徵余記萬安在吉上游樓臨大江西對芙蓉峰峰秀最諸山北有五雲洲唐賈至舍人見有五色雲起洲上也南有知津閣宋蘇文忠公之詩在焉月樓蓋擅清氣之會流光之所以徘徊于其間乎君子之為

宫室也其崇卑廣狹之度翕宣奥燠之揆所以順隂陽遒游息以燕其身順其心者况欲有以達夫吾之高明者哉是故昔之為觀閣臺榭以出乎埃氛雲氣而憑之以望遠者或亦為進德之具也然則為月樓以居者非欲有以達其高明者與夫莫非高也而為樓于江水之上莫非明也而延月于水上之樓國明亦善為進德之具矣想夫素秋無雲碧落縣鏡川充灝彩交貫牖户於是而知心之為體亦若明月之在斯樓也識闇者質閡

趣下者物累破闕而祛累非刻志于學其將能乎國明以悟夫所以至于上達之道矣余姑記名樓之意以相勉也或者他日艤舟西江尚為國明賦之

揭學士生祠記

君子何其使人感之深而愛之至也思天下之物有不足以報之則唯願其生世之久以庶幾夫深感至愛之心焉昔者名南之人之不忘名公也于其所嘗舍之木不惟不忍剪傷之至於稍屈其枝亦弗忍也於木猶然

則當時之願於其身者可知矣余讀甘棠之詩見召公猶生于天地之間而知後世生祠之所以作也今翰林直學士豫章揭公古之所謂君子者乎公以學行文章為天子近臣聲光著于海内亦已久矣然賤者即之不知其爵之貴少者從之不知其齒之長愚不肖者遇之不知其人之智且賢蓋天性忠厚以樂易近物不以貴長賢智自遠也故所至士子皆依歸焉公有使令之人曰鄒福善事公公以其習上也誨誘挈提使得挺出于

𣆳隷之衆大官名人若四方士往往知揭氏有鄒福者
福之言曰我富州黎塘里舍子也泰定二年得服事公
所以至于今日未嘗輒去左右初未知學從公始粗識
字讀書遂學為詩公休暇則質所學不自知其鄙賤公
亦不為鄙賤憐而教之至手寫吾詩之若可采者而識
其卷末于是他先生之來揭氏者亦皆不以我為不可
與語者矣公凡恩吾身者不可勝紀生我者父母成我
者公我小人何以報其德哉欲為衣以煥之則我衣于

公者欲為食以飫之則我食于公者欲求天下之貨寶以利悅之則力不能致縱致之亦不足以稱其所施而亦非公之所好將何為而能庶幾夫吾之心乎至正五年福從公使江南因至田里乃以明年六月吉日于所居之西構堂四楹立重門周垣為公生祠中設畫像并祠其生之辰以祈壽嘏生辰詩傳所謂六物之值者也福之意以為蚤莫跪拜祠下精誠感通庶休祥之應有以愜其效報之心焉屬余文諸貞石則又欲其子孫視

之以無變也余為之嘆曰孰無使令之人而孰不結之以恩一旦化為敵仇者蓋有之矣公何其使人感之深而愛之至也公老于館閣使得如召伯布政教于所能及之地則願其生世之久者詎獨見于是哉雖然公為國家老成人而以其身任斯文之寄世有賴于公者甚重此則吾黨之所以欲其壽者非以私恩而願之也福未必及此然欲壽公則吾黨所同而視祠之作則有以見盛德所致與福之能報德者皆足為世俗勸也

餘姚州海隄記

餘姚北枕大海其地曰蘭風東山開元孝義雲柯海川上林者皆潮汐之所爭也州在宋為縣慶歴七年知縣事謝景初自雲柯至上林為隄二萬八千尺慶元二年知縣事施宿自上林至蘭風為隄四萬二千餘尺中石隄四計五千七百尺餘盡累土耳施令以土累者易敗當每歲勸民集財乃請于其上之人置隄田二千畆以得于田者時其敗而治之而寶慶中民淪于海者殆百

家土隄雖謹治不足恃也皇元陞餘姚為州州視縣得展其所為然未有能除民所甚病者葢海壖自寳慶內移大德以來復益衝潰令壖去舊涯之塹海中者十有六里歲捷木籠竹納土石潮輒齧去之謝家塘南為汝仇湖大將千頃余支湖連之其大强半州西北田悉受灌注海既廹湖奪為廣斥而潮勢卬于平地鹹流入港遂達內江田失美漑故連歲弗穫而殫民力隳農功與風濤亢而卒不勝葢四十年矣至元再元之四年四月

方成隄六月復大壊紹興路總管府檄委州判葉君恒治之君視壊隄自開元至蘭風見凡土為者皆缺惡愀然曰是之為民禍也有窮已乎遂與其鄉老人議為石隄宜則又曰攻石費鉅出錢大農當煩文書遅歳月比得請州其治矣若等能與我共為之乎今費雖鉅常歳之費則省而若與子孫奠居無虞也聞者咸曰民志則然白于府府亦聽民所為于是有田者願計畒出粟或輸其直至者以力亦喜於服役君屬民高年與正於里

者掌出納以率作又請于府免民他科徭得以悉力是役宣閫亦下書毋以他事使葉判官輒去州君先使人浚河渠復廢防畜湖水伐石于山以舟致之分衆作為十有五所所有程督君往來涖之其法布杙為址前後參錯杙長八尺盡入土中當其前行陷寢木以承側石石與杙平乃以大石衡縱積疊而厚密其表隄上側置衡石若比櫛然又以碎石傅其裏而加土築之隄髙下視海地淺深深則髙丈餘淺則餘七尺長則為尺二萬

一千二百十有一也其中舊石塘之危且闕者亦皆治完之至正元年三月癸亥成是役也用民之力而民不知其勞賦民之粟而民不以為費往往喜而言曰餘姚自今其有州乎吾歲歲困于禦海自今其遂休乎因運石以治川澤遂得沃吾田浮吾舟乎州士楊瑛以校官謁選京師致其長老之言以求記葉君鄞人字敬常國子生釋褐授是官在成均時余忝師屬最相親能深知之天下之事蓋未有不可為者不知所以為又使人得

以其私欲而撓之是以為之而難成也敬常清謹而詳練清謹則守嚴詳練則慮周慮周而守嚴則得其所以為又無有能撓之者故于人所難成者而能成之餘姚自前代至今豈無用意于是隄者而其迹泯矣數百年之久惟謝施二令與敬常之功稱焉而敬常所為視二令又尤備也則求世之能為如敬常者豈不亦甚少哉余故著其所以能者為世道也敬常到州當大火後能佐其長舉百廢作譙門製刻漏起舜江樓新捕盜司廨

舍以至伸禁令興教化鋤姦抑强以保寧良善事多可紀者而隄則其大云

明美堂記

古之君子其出處固有大不同者善觀人者乃或比而同之禹稷之與顔子邈乎不相侔也孟子何以知其易地則皆然哉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知言者也觀人之法蓋得于此矣三代以降世之豪傑孰有如諸葛孔明者乎曹操父子根盤中夏漢氏已澌滅不可

復作公于此時用崎嶇之蜀輔昏孱之肖張皇大義恢
復帝室其所為蓋三代之王佐也而公願退比管樂人
猶莫之許至陳壽又抑之以為管蕭之亞後世大儒著
書亦復不少假之自壽以來世之真知孔明者孰有如
唐之杜子美者乎觀其流落成都數謁故祠錦亭之東
而撫其遺樹感慨悲歌詩凡數篇皆足以發千載之忠
憤而直以伊吕與武侯相伯仲夫唯賢而後知賢子美
知孔明可為伊吕則其所以自許者可知矣當玄宗之

播遷也子美亦走三川肅宗立又自鄜奔行在所遂陷賊中幾不自免後客秦州入同谷採橡栗自給飢寒困憊而忠義之氣形于歌詩藹如也惜乎平生抱負不得施諸事業而一發于詩世之不知子美者惟以能詩稱之誰知子美之與孔明有所甚同者乎子美以孔明比伊吕人固信之矣自比稷契則未有見于當世無以取信于人故必有知言君子頌其詩知其人而後信之中書平章雲中趙公世之知言君子也于天水郡之鸞山

築讀書堂榜曰明美以孔明子美皆嘗宿留于是遺蹟可攷也因摭二公之字以名斯堂又得二公真像繪于明美堂中以寓夫尚友之敬蓋真有以見二公之所同者矣是堂也枕鷺羽之灣長松偃于盤石素湍激于户外于焉栖遟殆不知人世之有氛壒也公舊第距兹裁十餘里賔客勝日從公往來輒治具相歡樂又將給良田以資子弟及四方學者之饔飱焉公久在京師每懐故丘浩然有歸老之興乃屬其門生陳旅記所以名堂

之旨歸伐溪石刻之旅屢辭不得辭也乃言曰天以河岳深厚之氣曠世而生公為純臣碩儒以任天下之重實有元之稷契伊吕曽奚孔明子美之足美哉葢公雖遭際盛時位都宰輔而秉心直方與憸人居如氷炭之不相容也嘗弭節于蠶叢魚鳬之區席不暇煖而奔走患難因有感孔明子美之忠藎而皆履艱虞于兹土事雖不同其心與迹皆有與已同者聊引以自近爾夫金有時而刻也石有時而泐也天地之間亘萬古而不朽

者其惟人之心乎古之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其心固常在也公得古人之心吾不知其孰為稷契孰為伊吕孰為孔明子美而孰為公也然則凡讀書于是堂者當因古人之遺迹而求其心之所同者乎是為記

閲稼亭記

曩予客虎林與冦公𨁿臣相見於西湖之西和易而不同于世俗曠達而不遠于人情有晉人之流風而蹈儒者之軌度者也日既夕公登舟去不知所如往予亦北

游京師慨邂逅之無從也嘗與禮部尚書康里公言之公曰冦公我舅氏乃為予詳言其為人公蚤歲讀書有志節居嘗多野趣風日佳時輒與雅游乗欵段馬出郭外尋培塿藉草坐望平野遠山飲酒數盃悠然自得居官廉介臨民如遇家人不為赫赫之政而人實蒙其恵中歲野趣更深念世居京邑無夫田可以任地事也守滄州政成乃于城西買地數區因其高以為宅環植竹木為茅亭其中扁以閲稼厥田既臧田器惟良聖天子

在位曰雨而雨曰暘而暘四郊無虞百穀順成公得優游斯亭設瓦尊榼豆與里中老父談治世田野之樂壤種樹藝蚕莫之宜里之弟子進趨揖拜于前則勸之力耕而教之以孝弟忠信之道田間行者過之輒邀與晤語人恐數數溷公也往往避道遠去而心不忍舍公則間一來也予聞斯言喟然嘆曰世有斯人乎哉士之耒耜也其心已汲汲于利禄一旦身寵家温遂不復知有稼穡之事及不得志又或託退耕以為髙原其心

自始至終何嘗一日在于此古之賢士大夫不以農畝為卑賤而棄去之其出而有為于世也欲無一民之失職欲無一物之失養其退而耕于野也則治粢盛以祀其先人出貢賦以供乎公上使子弟不忘衣食之所自則易于向義身于鄉甿接則可以廸化而善俗賢者之中處無往而不得其道冦公之作斯亭也豈直為游目騁懐之地而已乎尚書曰子真知吾舅氏也乃以冦公之言來徵記因喜而書之公名其以湖州路總管秩滿

家居云

果育亭記

大司成魯先生有别墅在鄧之順陽其山磅礴邃廓雙泉出馬木石皆秀潤稻畦蔬圃之溉無不足飲之又甚甘因名墅為雙泉莊旅事先生成均聞而樂之思一至其所未能也至順癸酉春先生之子遠明道來京師與旅言曰吾作亭山椒以息以游名亭曰果育義取易之蒙幸為記旅固辭先生又使記之則不敢辭也乃以所

嘗聞者而言曰蒙之為卦上艮下坎有山下出泉之象聖人因象立教曰君子以果行育徳先儒謂其必行而有漸也嘗觀夫泉之出于巖竇之間壅窒窖束與叢石相角鬬怒決不可禁然其下必有溪谷窈深渟滀之所滃淪紆餘體静而氣舒然而迤而為長川瀦而為大澤汪洋瀰漫吞吐潄滌于空濛澒洞之野涵浸日月播盪風雨蛟龍黿鼉水族之衆蠙珠文貝晃采之珍産焉其沃可以廣百穀草木之殖其流可放乎四海天下于是

受其大利君子之為學能不有取諸此明道讀書是泉之上其有得于已者必行之力養之深得以致乎用也旅追念早歲強力之時不能厲志就業亦以家無置錐之地窮年奔走糊口之不暇既稍得食可以為學則歲月徃矣明道纔弱冠龎碩爽朗為先生之子有為學之貲有為學之時又有為學之地而又能引是泉以自勉則他日之所就者詎可量哉

玉壺堂記

冲粹玄素貞靜真人何公作萬壽德元觀龍虎山中以山水之空清而神仙家所居之異於人間世也名其堂曰玉壺真人之言曰人生於造化者之囿而宛轉熏埶於歊熇淖濁之境何曾一日挹泠風而近素湍也彼其以奎踦曲隈為廣宮大囿固已陋矣然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則亦何所底止乎吾聞古之所謂至人者造化者所不能囿而未嘗離乎造化者之囿故其所為宮也居其中而何有乎中極其外而何所乎外至虛而非

虛也有象而非可為象也匡郭之體立上下之用通含抱光景廓落冲漠日月恒往來吾壺之中又孰知夫造化者之圄我乎我圄造化者乎京師有游方之士訪其友琵琶巖而采芙蓉石湖之上曰莫矣造玉壺堂宿焉聞真人是言而信也歸質于𤣥教大宗師吳公公曰真人吾師其言信然陳旅曰余嘗讀范曄漢史汝南市掾費長房從賣藥翁入壺中見玉堂嚴麗翁即何真人耶然考其時至今已千餘歲

廣居堂記

國子生張奇有志于求仁取孟子答景春之言名其堂曰廣居奎章學士虞公為篆書之奇又請余述求仁之方以為記吾嘗以為天至大也而八尺之表可得而測焉地至大也而八紘之土可得而悉焉人心未必大也而心之所至則有不可得而極焉孟子曰仁人心也心無限量仁之為道又有限量乎古之君子達而坐乎廟堂之上窮而隐於蓽門圭竇之間出而越疆圉之遠處

而周旋家庭鄉黨之近皆未始離乎此也有蔀于室我則牖之有坌于堂我則埽之有翳于庭我則撤而取之天下之人吾常與共處兹宇也世之能居廣居者孰有出于方寸之域乎一舉足而違乎方寸之所存者則在廣居之外矣彼有破其大閑馳逐奔放于荒虛吻漠之境可謂廣矣然舍其所居則亦何所底止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又曰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蓋自居室以至出游之地無適而不致其敬然後可以謂之廣

居

國子監營繕官舍記

成均天下文物之府也高門深静大屋如垂雲諸生食有廩居有次獨師員十數多僦民舍以居儒官禄薄京師地貴所僦舍率陋隘蚤作入館戴冠束衣授業終日不得休還舍昏憊意氣抑鬱弗舒故多不樂居是官者至順三年春南陽孛术魯先生以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越明年德教大孚師逸道尊乃諗於寮寀曰古者

教有業退有居非茍焉也監有隙地在居賢坊北者大德中有司議以建學餘力築屋以舍師儒不果也我儀圖之會學館請增貢國子伴讀生以徠英髦人聞有是請也願為弟子員益衆凡新入學皆以羊贄所貳之品與羊相當先生曰嘻與其日饜口腹孰若為吾儕燥濕寒暑之虞乎司業岳公脩高監丞張公彦謙典簿郭君彦父博士潘君履道助教張君常道鄔君棣華祁君伯温咸贊其事屬掌儀王儀孫師魯約所入贄貲方規度

而未就也五月祭酒白赴上京居三月始還乃益撙集凡得中統楮泉二萬餘緡筮吉日籌工度費除地北扉畫為四區區各立屋五間中三間為居室旁二間為肅官具饔之所庭燎室疏奥闥宏邃宅之門以東西門之衕以南北衕北距通衢立大門衕南羡壤可藝蔬東浚井西置屋居隸者使掌大門之管以贏貲治舊宅二區之在坊中者其西圮甚因正仄柱植壞壁易敗桷腐宋補以新瓦而塈塗之旁起屋如北坊之制東宅西偏作

室象舟可居琴書東南作見賔之室曰賔菴先是宅南僕舍侵門偪狹不容騎廼徙其舍于宅之北仍作新舍二間以庇隸僕之無栖者于是前闢後闔中樹卉木窈如蔚如也凡數處營繕所費不出公帑而基構覆締無不完好常道伯温董其役生員韓思道衛燊賈瑞煥住服其勞七月經始九月成祭酒與監學官舉酒落之賞勞者以幣諸生請旅識其顛末嗚呼君子之心視同一宇内者皆不忍其有震風凌雨之戚而力有不及則為

其所可及者而已移已所享者以利人其用心何其厚且遠也嗣而葺之則有望于後之君子

東齋記

東齋者廬陵賀良叔氏因所居以自號也賀氏世居郡之禾川唐末有曰秦者刺洪州死國事廟食象牙潭上其遠祖也自是衣冠蟬聯訖宋世多顯人良叔資質方嚴好讀書尤邃史學蓄書萬餘卷延名師教子子皆雅訓有文良叔又善治生有田入稻歲萬石歲惡則出以

振飢者散粟例予官則恬無所請中歳家青原與寓公名人數相過為𨹧他無所嬰于心兄弟二人皆老矣猶同財不忍分晚歸舊隱治花竹號小桃源年七十終其子弘泰思其親不能休也更于東偏作堂扁曰東齋繼前修云旅聞之古之事其親者必于其所居之東祖生氣也體魄既降魂氣之来歸庶其安于此乎雖然孝子之心不能頃刻遠其親又不可瀆其親于此也則奈何哉旅又聞之君子之祀其親有所也有時也不可瀆也

至于思其親則吾平日之所居所游皆所也皆時也孝子固未嘗頃刻遠其親也弘泰作東齋以居仍揭其父之號仰而觀俯而思如將見聞其容聲可謂著存不忘乎心者矣良叔所嘗相過者来觀于是齋殆亦曰吾見良叔猶有生氣也况其子若孫乎

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幕官題名記

經歷劉君信卿知事徐君彥壽照磨李君從義相與言于陳旅曰題名有記尚矣今憲幕之記缺焉幸為文旅

辭弗獲乃言曰憲司之立所以肅風紀崇政治也故必用名人以為是官又必慎簡幕僚以承贊之其職亦重矣夫羣有司之事繩于一司一司之吏牘總于幕僚權衡事宜允迪規制使善無僭賞惡靡濫罰則公道昭而庶物理矣中正以持志明通以周事守法而不刻婉畫而非阿則于是職其庶幾乎嗚呼不患名之不著于世也列名于玆者宜著令名于無窮焉

旌德縣便民政蹟記

旌德大夫劉君粹衷以書来言曰旌德寧國屬邑也治萬山中其山高者皆斷行雲却飛鳥其人不得以舟車適四方耕鑿崖谷間用力恒倍它土又歳輸租米郡倉萬四千二百九石有奇行數百里壯者荷擔老弱齎糗粮不下二萬餘人陟危降深前蹶後顛嚴冬雨雪交作路益惡山多竒寒往往有死于是者至而稽期則刑加其人凡邑之督租者其有責焉至順辛未冬曲史曹彌昌來知斯人之病乎此也乃延見父老曰吾職治文書

能為若達所苦于上若第言之于是程公亮張子昭程子雲等聯名具詞顧罷輸米算米直入鈔民良便邑令王君舜卿移文如父老言彌昌謹書牘悉便狀屬其外弟吳子真持牘達于府于行省于都省經營往来比得請還報再閱歲矣凡資糧扉屨之費皆彌昌出也元統甲戌冬民始得入米直鈔易重以輕承勤以休脫焉若沉痼之去身也咸乞紀其故于石因憶昔日子嘗與我論為政曰民力殫矣息其力所以養其生也彌昌庶幾

乎子之言子盍記諸余受書嘆曰誠有是言也疲氓自養不贍奈何盡其力而用之古者甸服度地遠近制為總秷秸粟米之賦九州方物之貢以水致于京師皆重民力也國家造都于燕歲轉東南米以實之惟水力行焉和寧天下重地而難于委輸則縣重利使賈人自致粟國家亦何嘗不重民力哉旌德之民不幸生窮山之陬勢不能自顲于上有能達其所苦則從其請而蠲除之無他息其力所以養其生也嗚呼仁哉彌昌承肖命

吏者爾毅然有為而民蒙其惠位高于彌昌者宜無不可者矣可為而不為曾不愧彌昌乎粹吏代王君縣初未嘗預茲事乃不啻若自其已出君子知其有愛人之心也是皆可書舜卿名應祚溫陵人粹吏名性廬陵人彌昌字李文永嘉人

瓊林臺記

昔余聞薩君立卿有志操能文章嘗游渤碣間候羨門安期生之徒天子聞其賢俾侍祠行宫日與名卿才大

夫周旋為歌詩以頌熈事既而采藥江南諸名山人莫得其所在余在京師時或言龍虎山中有曰上清外史者其人也元統元年玄卿忽遣弟子持書来曰求我于瓊林臺明年余南還遇之句曲山中又明年玄卿過餞唐與余登吳山望野水見邑屋鱗鱗然曰吾臺所臨亦若是矣泰定元年六月十五日偶與客捫幽至龍虎西山顛見有岩壇然者拔地數百丈佳木皆入雲翳白日根貫崖石石液上行枝葉華澤如玗琪文玉之植焉二

年三月之吉始見治玆土去惡草樹因其基以石葺之設大盤石薦琴冊碁硏食飮之物旁布方石以坐遊者于是羣山環立乎莽蒼之野若徵君琵琶壓湖雲林鷓鴣大王藐姑雲錦仙岩之類皆獻態效技無所藏遁霏翠翁至林彩動盪其前大溪橫流呑吐原隰烟帆水鳥出入有無左俯丹樓碧宫晻映于方壺華蓋者正乙之玄都也其外闤闠四周萬叢錯若螘垤吾嘗與隱君子數人且東向坐食霞氣木露盡墜衣巾俄長風起溪上

有兩黄鵠乘之以飛過臺前回翔久之乃去客有詠神岳之章曰寥籠靈谷虚瓊林蔚蕭森因以名吾臺云陳旅曰余聞三山七變而仙家有化宫焉仙人以玄卿之好遠遊也故化山為臺充益殊觀樂其心而休之不然環上清地其人搜占盡矣容有遺勝在目睫間哉後之拂石苔讀吾文知兹臺之攸始而處人世埃霧之中者亦知有超然逍遥于空高之上者乎

泉州路儒學修學記

溫陵校官陳應麟馳書于旅曰應麟郡諸生也猥承寵光得歸與邦人諸友講學于泮水之上惟綿薄不足荷茲寵也則蚤夜思所以盡吾心焉乃晨謁先聖廟顧屋室凋敗神物故闇下視廊門暨師弟子舍皆缺惡墜漏弗妥弗嚴葢因循不葺二十年矣謂吾郡諸生也又可玩愒歲月視此為傳舍如嚮之為是官者乎即以脩興事白郡侯怯來侯矍然曰事孰有尚于此當與子亟圖之毋使我有既去之悔乃召木土石金設色之工求衆

敝以籌費既又曰士廪薄不可以大給也民力瘁不可以重勞也則出私帑倡在郡之篤于義者于是某等咸佽助官于學者業于學者亦合錢以相役元統三年五月庚寅肇功自禮殿至殿門悉易其壞而丹雘之作櫺星門飾先聖先師從祀賢人像明倫堂學正録廳左右齋四十間悉改覆築庖地為堂塗闢齋所為廣廡凡得祀者之祠又靡不繕其年七月告成是何其既完且美之易也葢侯能以是為己責而助之者亦以為己所當

為也皆可書敢用請于執事旅聞之學以治乎心也心有不治則其見于事者荒矣心之為物至微也而周流于日用之間至著也失于耳目之所不及君子猶得以議其心學之未善常接于耳目又其事之不可已者坐視而弗治則其存于中者陋亦甚矣尚得謂之嘗有學也乎哉敬者治心之道也不能有為者有苟焉之心也心主敬則體信事由敬則達順方寸之矩天下之物則盡焉是役之成吾知郡侯校官皆非能以苟焉之心成

之以苟焉之心倡則人亦將以是心應之矣惡乎而能成魯頌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游于茲者盍亦因修泮宫者之心而充之也旅生是邦得聞緒言于鄉先生自治弗勇徒佩言以移日而去家益久故老之存者益寡矣將其言之不可以易聞也因書以諗同志

菌閣石記

錢唐邑屋叢湊數十里至為重樓以居委巷居闕市人氣蓊鬱為溽霧城西山水清曠而歌笙粉黛下上無空

日夫杭東南奥區芬華之所簇而亦幽靜者之所去也城北有村曰馬塍居民多業藝花土沃俗質聚近而墟遠至元後丙子歲句曲外史来棲焉外史杭人入華陽洞學道廿餘年世慮消盡獨歲一還里展墓擘春水踟躕不能去乃二月雨作艤舟西塍宿故人朱明字所居院院有止堂餘壤雜栽草樹溪流析入魚鳥来親人雨未止外史欣然為留因約結屋共處于是審曲面勢治地戒工為閣四楹南向以二廡翼三月甲戌成益構佳

卉植其下旁有長松數十章落落如高人湖上之山騰伏閣外益得冲覽之會焉外史舊有菌閣在金菌山吳興趙文敏公篆榜極高古茲復以真蹟署新閣意扁舟往來所至皆菌山也時外史方著幽文玄史二書將于是成之暑退乃去去則明宇處守而歲以為常茅嶺雲氣深厚大虎時出林衡人杭人思見外史而莫能往也幸春時来歸得一候言笑于是閣矣余聞黃寧之宮靈草生焉金支離羅霞絢露腴當宮之虛至人攸居峯華

茹芳孺色煡如外史蓋游其宮視人世猶棄帑也余方
攻車從外史索塗求至人于芴漠之墟外史告余曰子
游方之内者奚而言之迂也吾有菌閣並乃邑郛請與
子逍遥于其上又安知黄寧之宮不在于兹乎因徵記
刻于溪石外史張氏名天雨字伯雨風趣孤敻善古文
歌詩雖託迹老氏而著書必本于仁義蓋海昌無垢翁
後昆也明宇名希晦龍虎山高士止堂易氏之玄裔云

安雅堂集卷七

安雅堂集卷八

元　陳旅　撰

記

趙氏祭田記

古之君子有圭田以蠲祭有宗法以聯族子孫歲時得相與追念其所從出者焉自夫田制宗法之旨廢也雖貴臣大家有私田以供粢盛而世遠族分能存田以祀

其先者寡矣惟不知祀其先也則寖昧其身之所從出惟昧其所從出也則視其族人若塗人矣嗚呼此後世人紀之所以解散而莫收也天台黄巖趙氏之族長與慶使其從子海鹽州知州孟貫致書于陳旅曰吾祖宗正少卿諱子英宋南遷時為黄巖丞因家于邑之西橋有子六人諱伯淮伯洸伯洙伯湞伯澥伯澐皆以文學登膴仕至其孫太常丞諱師淵判宗諱師夏皆受業于朱子之門且締姻焉故趙氏能以禮世其家焉雖宗支

蕃夥而必合族以祭凡執事皆子弟為之少長秩然周
旋一庭之間如是者百有五十餘年趙氏之老人謀于
廟曰中州之宗祏園墓化為墟草久矣自宗正來則不
可無祀然世益遠族益分矣遠則易忘分則易携誨忘
宜有其物乃以宗正所遺田百六十畝存之以為祭田
族之長者主之歲更擇子姓之愿而才者掌其出入而
世以為常至元內附時宗正四世孫與票以碩學雅德
受知于我世祖皇帝為翰林學士得請自宗正四世而

下俱復其役遂欲以昔之祭田託薦紳記諸石庶後人知所以存田之意未及記而卒今又三十餘年矣與慶於學士為弟以齒序實主族事念前志不可以不竟子宜記之旅受書嘆曰嗟乎故國之社屋矣西橋之宗猶有田以祀其先其人猶得不與編氓同役甚矣我世皇之優賢而學士之能亢其宗也凡在是族者盡亦思曰祭以報本也有身則有祭初不系乎田之有無况有田乎又以世承恩庥得安然用其地之入以祭以燕於其

私乎誠若是思之則掌茲田以祭者又何忍以其身為蟊賊哉不是之思惟欲得利于已則隳成規啟弊端曾幾何時田且不存祭于何有而遠者日益忘分者日益攜矣吾聞趙氏多賢子孫必無是也萬有一焉則上負國家中負祖宗下負來裔尚得謂之賢子孫乎

拙休堂記

嚴陵洪省吾外樸而內文篤志古人之學雅不樂榮進錢塘學者迎致吳山下請授徒數月亦不樂去將行與

余言曰吾居淳安錦溪之上北有巖峰青峭若植筆然又有赤甲巖危瞰溪北下臨層淵巖中可坐廿人山石丹碧錯若織文前有素沙如雪可百畝許月夕汎舟登岸光皦奪目東則石山屹立水心竹樹森翳號小金山此錦溪山水之槩也吾于其閒以畊以漁以讀吾書而遂老于斯矣葢造物者賦我以拙不足以有為於世吾又安能違物以䦨䦨然于有為者之途故以拙休名堂子為我記之余謂省吾殆若晉人所謂拙者可以絕意

乎寵榮之事者歟彼固不能以拙自全省吾真用其言以保其身歟余嘗見緣高竿以衒技者恃其儇捷可僥倖得厚利遂為之不已一旦手足失措忽若飄瓦仆地觀者皆失聲有過之而嘆曰嗟乎巧之使人至是哉人不能用巧為巧所用不至于顛墜不已余以其言類知道進而問之曰有用巧之道乎曰用之以拙而不强用之也古之能大用其巧者無為而功成妙萬物而萬物不知也至于所不必用則亦不用而已矣世之人顧有

以拙為巧而又强用之于所不必用之地是以敗者常相踵也夫巧者猶有所不必用而况拙乎余悲世之緣高竿而不已者衆矣又善若人之言類省吾之所名其堂者因述之以為記

致亭記

魯郡王致道先生因其字而名其亭曰致亭葢取魯論所述子夏之言也致道使余記之屢辭弗獲乃言曰儒者之任甚重也道甚遠也而吾欲以眇然之身任其所

重而必至其所甚遠者焉亦難矣是故君子之敎人也必考前言以審其所嚮求往行以廸其軌轍身吾車也載之不可不弘氣吾馬也策之不可不力志吾御也持之不可不敬夫如是則庶乎重與遠者之可至也易之文言傳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以剛健而致力於學亦奚重與遠之有哉致道蚤歲屛棄俗事聚書嶧山之幽晝誦而夜思盎欲約羣籍之浩然者而會通之亦良勤矣學成賔興遂擢進士第學者私相𦽄曰先生爲學猶

農夫之治穡事闕其穫矣吾不可不致力於學乎致道聞之曰吾闕非欲致進士而止也周子不云乎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吾雖不敢妄意古人所造之地俛然日有孳孳不敢半途而自畫也是固致道所以名亭之意余又聞致道曩居嶧山實漢韋賢讀書之所也因為誦韋氏之詩曰誰為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請書此以為記致道名思誠學行純正士林之望也累官翰苑其文又益著云

水月樓記

蘭溪州知州陳侯奐為余言曰吾祖南隱翁居弋陽梅山之下務樹德以貽後人先子黃嵒府君又於其所作小屋環植梅數百著書其中名其屋曰梅間而吾又闢南隱翁之故址為屋如干楹奎章學士蜀郡虞公為書壽梅二字以顏吾堂搢紳先生又皆為歌詩焉然吾所居之前嘗鑿池十餘畝以大來山泉靜深閑舒魚鳥下上池西為樓池左右為亭樓前老梅數本花時明月來

照水光乘之幽馥寒艷殆若化為清水夫然後知梅花之有得于水與月也因取孤山林君復詩語名樓曰水月它日倦游來歸將與客銜盃賦詩于其上聊以佚吾老也子為我記余曰妙矣乎陳侯之觀夫水與月也水得月則益清月得水則益明觀二者之相與徘徊乎空洞之野則又不若于其精神之會而觀之方諸非水也而水與焉夫遂非火也而火集焉梅花非水月也而水月之精神會焉陳侯為樓以觀夫二者之會天下之言

觀者孰有妙于此哉想其端居芳夕晤茲流光必又有契于其心之所會者矣昔之言先天者有天根月窟之喻有天心水面之詠而言梅花者則有具太極之旨陳侯其又有得于此者乎請以是為記

福州文殊禪寺記

福唐郡治之東南有寺曰文殊五代時閩王王氏創始也當宋之季有强宗據之以作室寺遂廢既而强宗向衰若有物憑陵其中居者輒不寧因數易主而竟歸釋

氏國朝初置僧司嘗以是司署尋復遷毁至爲榛蕪之
區至元甲午東谷禪師慧日慨然以起廢爲已責遂度
故址爲寺法堂粗成而師老矣元統甲戌師之弟子宗
茂乃大捐私錢以究師志里之好善者往往翕悦佽助
于是構祕殿以居丈佛樹長垣以周寶坊山門有嚴寮
廡咸秩又繕法堂制供器立伽藍神祠于寺之左而凡
所宜有者以次具治黝堊丹漆侈然光新閑士之良爰
集爰處以祝景貺于國家而相與講其所傳者于此也

宗茂通敏而鎮愿數游京師公卿貴人多雅重者奎章閣大學士康里公世家名臣清慎不妄接物而書名又重當世時為大書寺額與之人以為榮宗茂謂余曰吾寺久廢而師與我復之非易也願為我記使後之委情而無立者知所儆厲而一時之勢力足以肆其豪奪者亦知其所為之不足恃也余曰昔之為此與奪而有此者自今觀之等夢幻耳子之所為又有足恃者乎宗茂曰不然吾之所學常欲空諸所有則不空者常存世之

人常欲有其所無故終歸于無有而況空有兩無亦何有乎夢幻且吾方欲與吾徒講此于茲寺也濟無涯之淵而欲吾失其艅艎可乎余曰宗茂亦善辯因為述其言以為記

春風亭記

禮部侍郎趙郡蘇公伯脩有别墅在真定城北之安豐治其地為園植桃杏數十本而築亭其中意倦遊來歸則與里之賢者于焉夷猶覽春物以舒神情也往歲奎

章閣學士蜀郡虞公嘗名之曰春風亭且為大書之令
年旅會伯脩于京師則又使旅為之記嘗聞古之君子
知人身有同于天地而萬物之皆備於我也故常欲以
其身橐籥乎天地之和雖或制于勢力之所不及而睟
面盎背足以使人歆動嚮慕而善祥之心興焉是故居
人之鄉則其鄉大穰為人之國則其國大治此世所謂
仁人而有志之士所以學至於是焉者也昔者孔子喟
然歎曰吾與點也程子謂其言有堯舜氣象旅嘗因程

于之言而思之於變時雍與綏來動和同一機也體信以達順窮神以知化鼓萬物而萬物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近世伊洛數君子其亦有志於此者乎卲子之學不見于施用佳時出游士大夫欣然耳其車音雞童兒僕隸亦莫不喜其至使以其學施用于世又何如耶程伯子所至而民化既去而人思之以忠誠孚于人主而始終不疑極言新法之非便而爭者不怒朱公掞以春風言之可謂善言德行矣方宋盛時而二子居天下風土

之中游從往來託風雲卉木以吟詠其所適何其藹然
浴沂風雩之悰乎嗚呼二子皆學堯舜孔子之道然也
而世之學者莫不曰學堯舜孔子亦曾及此乎哉不及
乎此不過得堯舜孔子之粗耳伯脩清明而温厚又善
學以成其德人與之處不知和氣之薰蒸也今為春官
小宗伯方為天子治禮樂翕宣陰陽以和神人又將入
政府賛大化使仁風翔乎四表而后言歸故鄉與壤翁
轅童燕休斯亭以同歌堯舜之治不亦盛歟

環溪堂記

古之君子其祀先也有廟其合族也有宗所以崇孝而廣愛也自夫後世之弗篤乎此也故雖世家子孫有漢焉于其所從出而曠焉于其所同生者矣至有家自為祭則惟其意之所欲祀人自為族則惟其勢之所未分况又于是有不逮者人紀一斁豈天下之細故哉有志之士以為先王之禮固未之能行苟可以迪天衷翼世教則寧過于厚而亟為之是亦制禮者之心也世有若

人吾能勿子之平沖真明遠玄靜真人張公德隆造余而言曰廣信之貴溪有山若大象然山陰雨瀑噴薄飛舞於青林丹崖之間流為兩川透折瀰迤兩川所環而有良田美地則吾張氏之居在焉吾嘗築堂川上名曰環溪雲漪抱堂清氣回合蓋將于此祀吾先合吾族也願記諸石以示吾後人按張氏起漢留侯魏太山太守岱自河南從清河唐相文瓘之孫介為杭州刺史因家于杭後還徽又還饒自饒分宅建昌宋初諱戩者從建

昌來貴溪戩四世孫為緒緒生贈大中大夫貫貫子邁
登宣和進士第官至通奉大夫敷文閣待制累贈少師
開府儀同三司貴溪開國伯諸子弟皆通顯後又分遷
番易緒之季子適止居貴溪五世而生開府儀同三司
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諱留孫以清靜無為之道鄉我
世皇皇帝于寧壹海隅之日列聖咸用其言以出玄玄
化其父九德貳江東宣慰積階大中大夫既而推恩三
世大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魏國公兩孫

皆良二千石族之仕者視昔蓋彌衆矣適之長子曰适
适二子宗伯行已端其諸子皆學于陸文安先生宗伯
四世為德隆則大宗師從子也其言曰自顯祖以來固
吾之所祀者而張氏盛于今日由大宗師吾以從子繩
嗣其道則又吾之所當祀者然大宗師實用老氏之教
以興嘗請于朝追贈祖師七人皆為真人始曰張思永
四曰張閘詩皆吾族之達尊而大宗師入道諱閘詩者
復挈將之凡若是者吾之所不得不祀者也吾族之會

于斯堂以共思夫裕吾後亢吾宗者何可忘又思夫同出于吾祖之一身者何可不相感也上而祀先下而合族精神血氣之感通有不在于斯乎予嘗觀于易之萃與渙矣萃聚也渙散也皆以廟言之何也葢謂人心難一也鬼神難合也必于廟而后可以攝持天下之離散者矣故先王制禮公卿大夫士皆得立廟以祭以爇憧憧往來之思莫不斂束于愾然肅然之時祭于是則祖考格矣爇于是則宗族睦矣傳曰禮猶酒糵也君子以厚

小人以薄真人祀先合族雖不必盡準古禮寧過于厚以厲夫已薄之俗則又君子用禮之權也歟昔孔子學禮于老眀本乎常以通乎變槩見于戴氏之書老子固百世之禮師而禮無大于秩倫理者張氏世儒復有所受于文安先生其所為負于流俗之為老氏者宜矣真人侍祠尚方歲時來歸薦常事于環溪之上小大咸集處畨易者不遠亦來雕車文駟克溢里衖明簪華菽煥映軒所漆漆以祭衎衎以宴將不自知所祭者之既遠

所燕者之已疏也里人叢然觀之孝愛之心有不油然而生者乎然則真人又匪直厚于一家而已也世有若人吾能勿與之乎

環翠樓記

豫章范孟德集賢直學士揭先生之世姻也其子良臣靜莊而嗜學先生以其弟之子妻之良臣從先生學于京師余數與語而知其世之務夫德也范氏居豐城東六十里樹山在其南寶林招雲在其東西灘溪在其北

而游溪之山峙焉孟德于所居之東為樓四楹以庋書而使良臣居之良臣讀書之暇憑高望遠則層巒列岑拱會聯絡近則巨木崇竹參錯翳蓊環樓而觀何其蒼然者之咸來也于是先生名其樓曰環翠且爲大書之良臣又以先生之言來請記予告之曰先生亦欲子之益務夫德也珠生而厓不枯地有寶藏則神明之光舒焉善候息耗者不求之于人而觀其屋室門戶之潤澤也賢者亦何事于山川草木之觀哉而賢之所居則山

川為之明秀草木為之津華其善色之所鍾則在其屋室門戶之間矣然則樓曰環翠者其范氏務德之休徵乎昔御史中丞馬公伯庸與余言曰吾晝坐華陰縣廨山翠飛至几上其山有隱君子吾不得而見也予每憶其言則有負塵之思焉他日過豫章之野望豐城𡽪山挹其飛翠而想見其隱于是者亦庶幾若人之高情哉

西巖書院記

巢湖周三百里湖北之山曰西巖其顛石筍高百尺山

原麓行迤左右隆起環向風氣深厚河南程氏居其中再世矣屋後有松萬章笋石迫出松上直撐中屋前大池續以嘉植池前有田宜稻屋傍竹萬个排圍蔬畦果蓏之區麗焉程氏之仕于朝者曰謙夫與序言曰士莫不欲仕也而吾惡夫士之徒仕也舊學荒落而事變之方來無窮拮荒落之學以應無窮之事變欲其能及物難矣吾于吾宅之左為堂四楹以聚書其地窈而燠其址夷以固其材美而樸其户牖適暄涼之宜吾出而仕

退而休則與同志者温燖故讀以考求前言往行之懿或者他日措諸行事之紛而弗繆也堂之後得亢爽之所為小亭西南面湖湖中孤山蔚然烟帆水鳥往來于空濛澒洞之中吾讀書之暇則登斯亭臨廣野以觀夫天地之大吾之滯焉者于是乎釋之狹焉者于是乎廓之而吾又思乎立志之難而持其志之尤難也志立于窮居之時而不奪于富貴利達蓋鮮矣顧亭側長松彌望因取范魯公質之詩名亭曰晚翠吾于居而學焉于

游覩而儆焉則庶幾吾之所欲至者矣子在京師與謙
夫雅厚同舟南歸見其讀名臣言行録輒歎曰善為政
者孰非學之力哉謙夫蓋有志于及物者也予聞善仕
者必善學為政不本于學術則斯民不被仁義之澤世
之擅吏事者類指儒生為腐迂不足用儒生病其不與
已也或既入官則凡孔孟之言噤不出口日與傳簿書
者相狎習則引挈入要途取髙爵厚禄以去不復計其
及于物者何如也謙夫由國子生叅京秩可與羣有才

者馳騖于功名之會乃為書堂與鄉黨子弟論學于人所不與之地非器識過人遠甚其能之乎昔者儒先往往既仕之後歸與其徒講道山林之間後人又即所為書院以企慕其風猷而有得焉謙夫誠篤志儒先之所為者將見淮南學者日興起于西巖之下矣謙夫屬予記之是為記

嘉興路儒學教授題名記

無錫强可仕行之之教授嘉興也以書來言曰江南被

國家聲教六十四年矣典教于此者多昔時名士而皆
未之有記學中老人猶能歷歷言之失今不紀益久將
無徵焉而吾方飾奨起墜惟日力之不逮也兹始追考
至元丙子以來得廿四人勒其名于貞石吾與來者得
序書其後願記之以視儆也子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之道大矣善為治者每使校官掌之以授多士葢
以為士者民之望也士習正則民俗美民俗美則世德
厚世德厚則唐虞三代在是矣任教事者固為治之機

寓焉汎乎其來蔑爾以去亦何其不為吾道計也氏名邑里與其歲月旣一一具列後之人其有考矣陸宣公郡之先哲也其言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為此邦校官其亦味斯言哉其亦味斯言哉行之敦茂而有才用意學事吾將見其有成績也

崑山州崇福觀記

崇福觀者本崑山胥氏之宅也胥氏之族曰舜舉者學黄帝老子之道又自念幸居太平之世食田而衣桑優游

以無虞者上之貺也吾儕小人報貺何以惟以吾之所有者格諸神明以求致景福于國家乎元貞元年乃改宅為觀殿堂門廡與凡室屋高廣中度象設神君仙人之屬身為道士事之又以田十頃有奇為觀田總道教者因表其觀曰崇福以舜舉為之主者延祐五年舜舉卒其子曰處仁曰若弼者繼之泰定中有司以老佛之末異于民者民之胥氏去為民而觀日寖圮矣初文宗皇帝之龍潛金陵也嘗至郡之玄妙觀登治亭以覽其

山川既臨御改玄妙觀為大元永壽宮命晉雲趙嗣祺主領宮事授教門真士玄明弘道虛一先生宣城陳寶琳為主持提點教門高士虛白先生嗣祺等遂大作新宮雄麗甲江左四方以為榮觀元統二年處仁若弼與其弟斗孫起宗謀曰吾兄弟固不得主崇福而坐視其圮可乎宜託才美聞望之士治而起之苟先緒勿墜猶胥民主之也乃告曰願以宗福隸永壽為友院趙真士并治誠宜事聞上為降璽書如所請亦俾寶琳共治之

于是觀之敝者葺散者集而弘久之規立矣真士風神峻爽志廣而慮周自受知仁廟以來數奉詔代祠名山大川與諸所宜祀者領道宫凡數處其大者皆賜名視五品寵光睚然而嗣天師與大宗師張真君今大宗師吳公曁諸名公卿大夫士又皆愛重之真士未嘗有侈盈之色益冲約勤力勿懈陳高士又輔成之故所治之宫無不如志胥氏可謂得其所託者矣夫是觀之作所以崇福于吾君也而福萃于一人所以及天下也天下

受其福胥氏不與有乎崑丘在東海上果有羨門安期之徒乘雲氣往來于其間真士則設其謹候之曰蜚廉桂館不在故處今天子使我候公等于此矣

思敬堂記

敬之于人大矣吾以之事天吾身天之所賦也敬身則事天矣天理流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吾忠君愛親而善于兄弟夫婦朋友則事天矣自屋漏以至于戶庭之外自吾身以及乎事物之衆無非天之所在

則無一息之可以不敬也吾其可弛焉而不思乎夫敬者所以持吾心也世之人日以其心與世之得失利害相轉旋于無窮忽不自知為禽犢者亦何其不思之甚也不思而使人至為禽犢則思之于人亦大矣是故君子之於其心也靜而未思則敬以存之念慮之萌則敬以察之敬存則體信敬察則達順信體則禮立順達則樂作禮樂具于身而天地萬物之情通焉吾將為若人於斯世也如之何勿思天台許廣大具膽為予言曰我

先人以思敬名堂又嘗以是為詩使廣大誦之廣大不敢忘也泰定三年先人即位其年堂厄于吳回越三年作新堂仍舊名元統元年廣大忝進士第遂有俸食粗樹立念先人不可復見子幸記吾堂吾蚤暮視之庶緒言之未遠也予曰許氏善教子矣聖人教敬之言著諸方策者葢諄諄焉學者類習見聞而弗思也思則敬在茲矣其瞻宦學四方嘗稟其父所示詩而時閱之父歿十五年堂非其舊猶屬予記所以名堂之意非思之篤

于敬者其能之乎古之能大爲善于天下者未有不由孝親之心而充之具瞻將大思敬之道其亦本于此哉

洞虛宮三元洞仙殿記

無錫洞虛宮本梁大同間所創斗山青玄觀也宋初徙置城中賜額曰洞虛觀我朝泰定元年改觀爲宮蓋爲國家建熙事之會所士民禱祠之靈區也初州之高士華君益謙既主宮事又兼治杭之宗陽西太乙宮以謂洞虛則出家受業之地土田之入雖薄室屋衰壞不可

以不葺乃數往來繕完之至順三年秋有不戒于火者三元祠山之殿燬焉則又歎曰茲其可以已乎夫穹然而覆于上者天也兀然而載于中者地也沛然而流于下愈遠而不可窮者皆水也是三者物莫能大之人生其間善惡之有紀功過之有考得不在其官乎將使人遠禍而趨福者其亦在于此矣若祠山大神則古所謂禦大菑捍大患者天高矣地厚矣水深矣高則人莫得而至也厚與深則人莫得而入矣大神則能出入有無

而通乎人所不能通者故旱乾水溢與凡陰陽之沴皆
能爲人斡回于汤漠之頃而銷弭之則三元與祠山之
祠皆不可以不作于是在宫之有職掌者曰安以道沈
常德童德和等經營之好善之家樂于佽助遂庀工
度材作而新之至元再元之四年某月吉日告成壇堂
邃嚴像設莊麗光靈威望視昔有加州人來觀歆嚮畏
飭之心生焉夫盈宇宙之内者皆鬼神也物之細者鬼
神具焉况其大者與其精爽之赫然者乎然而人心者

鬼神感應之機也以汎散之心茫然求之則不若為貎位以聚夫求之之心心之所聚鬼神之所在也華君于其所在以其法醮祭之亦必有其應矣葢三辰順軌川澤率職寒暑節風雨時百物咸殖上之人無憂而有壽下之人皆無惡而有善蒙神之庥得相與安樂于太平之世此所以祝釐之意也世世之務私其身者固不遑于他及其或脫去物累翛然而獨往者又皆有所不為求其能如華君之用心者亦鮮矣予于其徵記也故喜為書

之宮昔有方丈之室自宋南渡以來尉假之以為署至于摧腐不可支也因撤去之且六十年矣今亦仍故址以為室云

慶元路儒學新修廟學記

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謂學所以化民而成俗也故善為治者必建學以崇教化而任風紀師帥之職者不敢不以是為已責也四明郡學唐開元中立貞元中宣聖廟立宋天禧中廟與學徙郡

東北陬建炎中燬于兵而殿獨存宋在江左百五十載
濡生鉅臣蔚然出乎句章其絃誦之舍宜益完且美矣
我世祖皇帝既統壹海宇以孔子之道可以隆化基也
乃興起學校登用儒雅天下翕然向風至元十九年慶
元廟學災當時守臣務亟成室屋規制簡易二十八年
始大營建至大二年更造大成殿皆部使者作興焉歷
歲滋久昔之閎壯而炳絢者皆頽圮而黝闇矣仍改至
元之四年冬廉訪副使寧夏順昌公行部至郡首展謁

廟下又環視師弟子舍歎曰是出風化之地也而衰敝若此今不葺責在我矣總管上饒張榮祖慶然曰是吾責也于是廉訪公屬侯即圖之乃考學田之入徵宿逋縮浮費以庀材物工傭之需屬同知燕山齊侯謙總程督事齊侯展布心力先葺禮殿新聖容為壇構神棲而加幎焉四配十哲暨從祀諸子皆飾其容觀在殿上者為壇罏在兩廡者施承塵顒卬圭璋之儀黻黼文章之盛來觀者若見聖賢于洙泗之上低回而不能去也先

是尊經閣梁楹棟榱皆朽蠹且壓明倫堂亦隧漏不足蔽風雨矣至是悉以貞材代腐木以密瓦易踈以夷甓除壞階若殿門先賢祠八齋大小學危庳莫不繕治又仍故址為守神之祠範金以補禮器之未備者明年秋教授金華王玆以書來請記竊惟孔子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善天下者孔子則以之而善萬世也其理具于人心而著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其教具于六籍而講于庠序行于邦國廟朝鄉黨家庭之間

人知講學則孔子之道明孔子之道明則唐虞三代將不在堯舜禹湯文武而在乎今之世矣為天下者不能使人人皆從道也故既設校官教之又俾為師帥者教而率之任風紀者宣風化而飭厲之不以是道善其民是鄙其民不以是道善其身是不愛其身鄙民非仁不愛身非孝廉訪公與郡長貳以興學為已責為其民者盍亦知所勸矣四明多碩學篤行之士而故家遺俗猶有存者父兄尚告子弟使究其所學者以有諸已黜澆

習養厚德也魯人頌僖公能修泮宫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則化民成俗之事亦有望于泮宫之諸賢焉

海鹽州儒學新修廟學記

海鹽州士韓允元等致書于旅曰昔吾州之為縣也宣聖廟在縣治之南縣東别有學令學麗于廟者前代之所并也學有田萬餘畝至元内附之初民乘閒據有之利之歸于我者十無二三元貞元年縣陞州以學為州學設教授大德中教授丘世良等始復田延祐二年劉

文翁典教事田始盡復帑庾既實乃治宫室之壊者而新之今二十餘年田不加少歲不恒歉而貲用弗克稱貸彌重深蠧積獘莫或弭之顧于室翹翹殆不可禦風雨矣至元再元之三年單父呂德裕文饒為教授慨然有作興之志知州趙孟貫子唯願相與以有為也俄而終更廉訪贍思得之適行部至州得之儒者又嘗知文饒而知新州賈甫吉甫亦意嚮文事教授于是得展其志蠧之深者剔之獘之積者鋤之佃田而自封者悉懲

而徼之大防既立不益自盈是歲又有年教授喜曰天其相吾興廟學乎乃鳩工市材繕大成衆木之腐且橈者皆以貞材代之壞于上者則撤而瓦之剥于下者則除而甓之漫漶于其間者則塗塈而丹堊之凡故構之垂圮者又莫不更治之聖賢像設則益新其光輝從祀諸賢則重繪于廡壁門殿南東舊有屋四楹以祠守神至是築新祠南西遷神居之奠謁先聖則以故祠為脩容之次又作櫺星門采芹橋門廟南之路西折而出則

為外西門餘若門若墻皆為之經始于四年之春明年夏成故宋縣學設主學有官廨海鹽主學所舍距廟三里許遺址僅存以故為學官者率于廟旁近僦舍以居湫隘無以自適廟西有民宅將賣丈餞以諸生請遂買宅為廨計自營葺廟學以至于為此也費亦殷矣然宿債畢賡士廩仍繼弟子員增至五十人皆食而教之允元等又言教授處已以嚴行事有節用錢五十緡以上必禀于州頑獷者畏而服之善愿者悅而助之故能化

窘為裕而卓然有成若此顧記諸石旅閒之能有為者無難事能盡職者無畀官委吏乘田職之鄙者也孔子居之則會計當而牛羊茁壯長矣魯國已不可為也孔子為之則國大治齊人歸侵疆聖人相魯之效已具于委吏乘田之時也是州校官每病于難為蓋以為位畀則力有所不及吁位豈有畀于委吏乘田事豈有難于治魯者乎丈饒處畀制難而能從容集事吾知其可以大用于世矣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吾黨舍孔子又

誰學耶教授魯之賢者觀其所為可以因之而興起矣今教養之具既已完美學者於此其務學乎馳華不若居實習驁不若敦讓周旋俎豆之間以舒其容鼓舞于絃誦之風以和其氣他日有至海上而觀風者必曰何此邦之似乎魯也是役也治錢穀出入者曰朱綋治丈書者曰張玉戴從誨

存誠齋記

金華蕭氏衣冠之族也曰思明者在錢塘與余游頗久

予愛其言與行之皆謹也武夷杜先生篆其讀書之齋曰存誠思明來徵記于予予曰先生善教人哉人不能無過而過恒生于意慮之所不及故乾之九二雖處無過之地而文言傳則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蓋謂不可自謂無過而弗謹也能閑邪則誠存矣聖人于德之正中者猶議之若是况衆人之未能正中者乎夫誠者天地之實理人與物具是以生初無有不存者也有不存者邪實害之譬元氣之充于人身也邪氣

一攻則元氣爲之軋搖故善衛生者惟不使邪氣之得以乘吾閒也而曰吾之體完以固吾無用夫衛生之道吁是亦不智之甚矣昔曾子之言誠意也曰君子必慎其獨周子之言誠則曰誠無爲幾善惡曰慎獨曰幾善惡其皆本于閑邪存誠之言哉思明其毋自謂言行之已謹也念慮之萌人所易忽宜尤致謹于隱微之間乎

謹嚴齋記

錢塘方直卿靜謹而嗜學嘗學春秋取韓子之言名其

讀書之所曰謹嚴齋蓋將以是而治身也集賢直學士
豫章揭公為大書之直卿又來徵言以為記予謂直卿
亦知聖人之所以作春秋者乎先王之為天下國家以
人有欲而易亂也制為謹嚴之禮以為之範防焉禮也
者所以秩人紀而維持乎世道也陵夷至于衰周天王
與列國君臣以先王之所以為範防者皆毀裂而棄去
人紀于是乎大斁世道于是乎大壞聖人念周禮之不
可以盡廢也乃作春秋以救其失凡出于禮者皆入于

春秋故曰聖人之刑書也夫謹嚴者禮之體也春秋救
禮之失又烏得不謹嚴哉君子之達而有為也則欲使
斯世之人皆入于禮毋入于春秋窮而獨善其身也則
必使吾身毋入春秋而入于禮吾有君也則事君必忠
吾有父也則事父必孝吾有兄也夫婦也則必盡兄弟
夫婦之道吾一出言一舉足凛乎若聖人執筆臨吾前
而書之謹乎嚴乎不知春秋吾何以知禮之所存者乎
雖然重典不刑于治世厲色不設于雅人君子以謹嚴

治身至于動容周旋中禮則亦無事乎春秋

約齋記

錢塘陳子安治琴書之室以燕處也將題其扁而于予徵焉子謂子名寧字子安是子之所以為居者乎然予嘗見世之狃于安者往往委弛而驕肆之委弛則隳事驕肆則傲物隳事而傲物則其安為危君子于是有持危之道焉譬之水也為之防以導之則不至于衝決譬之馬也為之羈以馭之則不至于奔放人身血氣之所

為也血氣之欲無涯能不為之防與羈乎故吾言焉則有言之則吾行焉則有行之度吾室屋以居焉食飲以養焉衣裳以服焉衽席以寢焉則有室屋食飲衣裳衽席之節蓋禮義者人之大閑也入乎是則安出乎是則危智者知其然故常退然不敢以人之所侈者自處也人方恣睢吾寧儒儒人方哆哆吾寧顒顒人甘履巇則吾倚固而籍夷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約謂不侈然以自放也請名所居為約齋可乎子安曰善乃屬予記

之予因言孔子之道至大也當時門人莫不有得而傳至於今者曽子之學也曽子之學謹身而已葢萬物之理具于吾身謹之于念慮之微則可以充之于宇宙之大又豈為身謀乎哉子安靜重而闇敏靜重則不侈于流俗闇敏則知所趨舍而務學也故為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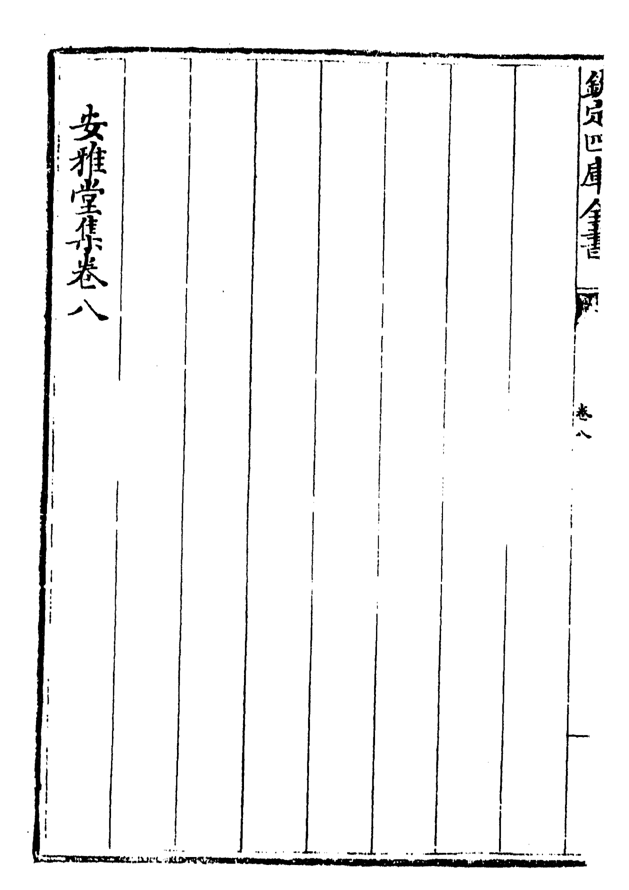
遜敏齋記

學之于人大矣林林而生蠢蠢而動其初草木禽犢然乃有秉德廸道被服文雅而美出于其間者學之力也

昔者聖王之立極于天下也蓋欲使天下之人皆會歸于有極此學之所由起至商傅說之言曰學于古訓惟學遜志務時敏則學之言方見于說命而為之方亦未有尚于此矣蓋人身者血氣之物也志不足以帥之則驕怠矣驕則易盈盈則不足以受學怠則易輟輟則遂至于廢學天下之善無窮春秋代序老冉冉其將至不遜志則雖為學終無異于衆人且不自知而入于草木禽犢矣夫海至下也則能受百川之入河江之流不已

也則能達于海而同其大善遜志者其海乎善時敏者其河江乎彼蹄涔而洋洋潢汙而洸洸又奚足與言夫海與江河孔子大聖人也入太廟每事問老眀郯子師襄之徒皆不適于孔子而聖人每折節而問學焉其言曰好古敏以求之曰我學不厭曰學如不及則聖人為學亦不過遜志時敏而已矣況衆人之為學者乎武林陸宗亮孔昭隱于市廛能勤生以事其親而心誠好學雖處賈肆常持書觀之暇日則從縉紳先生質其所疑

見其文辭之善者輒録而識之嘗以遜敏名其所居亦可以見其志矣孔昭來徵文以為記乃為釋其說示之亦以自儆也



安雅堂集卷八